

想像未來的博物館新定義 ——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外語導 覽員培訓計畫」與「『博物館多 聲道』首都博物城祭」計畫為例

Define the Museum for the Future: Examples from
“International Docent Training Program” and “Museum as
Polyphonic Spaces Project”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方慧詩 |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Fang, Hui-Shih (Phaedra) |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圖1 ICOM主席宣布博物館新定義投票通過後，與會人士紛紛起立鼓掌

國際博物館界迎接博物館新定義

2022 年 8 月 24 日對於全世界的博物館是特別的一天，國際博物館協會理事成員大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Extraordinary General Assembly）在這一天，以 92.41% 的同意比例通過新的博物館定義，該定義內容如下：

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服務、非營利的常設性機構，對人類有形和無形資產進行研究、收藏、保存、詮釋與展示。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具有近用性與包容性，並且促進多樣性和永續性。博物館以倫理、專業和社群參與的方式運作和交流，為教育、娛樂、反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各種體驗。

在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 ICOM）主席 Alberto Garlandi 宣布新定義通過的那一刻，各委員會代表無不從座席起身鼓掌（圖 1），對於專責草擬新定義與規劃表決議程的 ICOM 博物館定義委員會（ICOM Define）來說，18 個月的壓力在這一刻終於釋放，相關成員歡欣地相擁。第 26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理事成員大會（以下簡稱為 ICOM 布拉格大會）甫結束，許多報導皆肯定這個劃時代的歷史時刻，並且強調新定義較 2007 年版的舊定義多了包容性（inclusivity）、近用性（accessibility）、多樣性（diversity）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等當代重要議題。

不過，對於長期追蹤新定義的人士，其實相當清楚 2022 年的新定義與 2019 年被推延表決的新定義草案相比，顯得相當保守。2019 年版的草案如下：

博物館是個民主的、包容的和多元聲音的空間，旨在開啟關於過去與未來的重要對話。博物館為了正視並強調當今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代管文物與標本，為未來世代維護多元記憶，並保障不同族群對於遺產的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博物館不以營利為目的。博物館的作業為參與式導向且透明化，為了服務各種社群而積極與其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並以貢獻於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為己任。

2019 年第 25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理事成員大會（或簡稱為 ICOM 京都大會），70% 的會員代表決議應推遲上述草案的表決。除了書寫風格較不似共約性質文件所需的規範性文字；同時對於許多館所來說，也不符合現況或可能違背了各自的社會政治脈絡。然而，許多會員仍認可 2019 草案的諸多理念，如其中所述博物館的功能與「為未來世代維護多元記憶」密切相關，廣大館員迴響的「博物館並非中立」社群運動（#MuseumsAreNotNeutral）也正呼應了此草案中的「正視並強調當今的衝突與挑戰」。而且，草案文字所使用的「重要對話（critical dialogue）」顯然也委婉地含納了文物返還爭議議題，乃至於「多元聲音的空間（polyphonic spaces）」，就筆者角度看來，正點出了博物館的社群參與需要考量更為民主的運作模式，即由下而上的方式（bottom-up approach）。

如此看來，2022 年的新定義真如 ICOM 主席 Alberto Garlandi 所言，新定義呼應的是在各面向早已產生重大改變的博物館：「我們是被迫改變」，並且，為了在光譜兩端取最大公約數，最敏感的文化返還或解殖議題於新定義中仍不見蹤影。另一方面，博物館在公部門經費緊縮、娛樂教育產業的競爭中，也需要依照社會需求發展新生存模式。即便新定義能反映近十年來博物館不斷演進的社會角色，卻不見得可以實際映射生存競爭下博物館所需

爭取的棲位，比起新增的關鍵字而言，也許此新定義所缺乏的內容，更需要被密切討論。不過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差距的，博物館在新定義下的實務運作所需花費的精神與成本就已經相當可觀，尤其以博物館界已有共識且持續熱烈討論的目標—包容性、近用性、多樣性，不僅為新定義所新增的關鍵字，在深化實踐的過程中更會產生超出新定義的博物館想像。

藉由跨文化轉譯實驗新定義

本文以筆者於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自 2017 年起辦理並持續至今的「外語導覽員培訓計畫（International Docent Training Program）」，以及結合前者在 2022 年推出的「『博物館多聲道』首都博物城祭」計畫為例，並綜合筆者自身策展經驗來探討博物館在詮釋、展示與推廣面向呼應上包容性、近用性、多樣性的實驗結果。

臺博館位處臺北交通樞紐、鄰近臺北車站，自然吸引國際旅客和臺北市區學校團體參觀，更不乏喜愛臺灣的國際學生想擔任志工或實習生。筆者亦觀察到不論大專院校還是文化館所都缺乏以英語深度介紹臺灣歷史文化的教育資源；此外，即便許多私人辦理的臺北城市散步英語導覽活動日益熱絡，其介紹內容卻鮮少納入臺北城區的重大現代建築（如臺博館各廳舍）與城市發展脈絡。因此臺博館於 2017 年起辦理「外語導覽員培訓計畫」（圖 2），向臺北市各大專院校與高級中學招募學生加入導覽行列。

此計畫的基礎培訓課程與學員導覽內容皆從臺博館本館的歷史建築延伸，至貫穿臺北城的臺博館系統館舍和周邊歷史地景。另外，每期也安排不同背景的講者在課程中帶入他們對於臺北城或臺灣文化的認識：例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講師曾受邀帶來臺博館周邊的同志口述歷史、排灣族青年學者 Valagas Gadeljeman（胡哲豪）也曾受邀介紹排灣族語言中人名與家屋名的意義。此類培訓課程規劃多元背景講師的目標在於讓外語導覽員向國際旅客介紹博物館歷史時，也能作為臺灣文化的推廣大使。疫情爆發前，此計畫每學期招募到的學員中約七成為國際學生，因而常出現「由外籍導覽員向臺灣觀眾介紹臺灣歷史文化」的特殊現象，無一不帶給在地觀眾震撼，尤其許多臺灣觀眾表示導覽中關於臺灣的文化知識內容，他們幾乎都是首次聽聞。對於擔任導覽志工的國際學生來說，他們從此計畫真正深度認識臺灣近代社會，導覽的實務經驗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例如：來自印尼的鄒圓圓，父母其中一方為臺灣人，在成為導覽志工後，鄒圓

圓對於自己擁有一半臺灣人的身份感到更有自信，還轉而能為家人介紹臺灣歷史與文化；許多學生因為導覽的經驗而對博物館和藝文領域產生濃厚興趣，並持續於國內外相關主題的研究所深造。

外語導覽員中來自義大利的白夢璇（圖3）曾表示，義大利人習慣與古蹟生活，在義大利悠久的歷史中，哪個時期發生了什麼事件，皆有清楚的紀錄；反觀臺灣的近代歷史，不僅複雜且似乎還在眾聲喧嘩的探索階段，所以這個導覽能讓外國觀眾快速掌握臺灣的近代社會脈絡。因此，此計畫產出的導覽活動不僅提供了國內外旅客快速掌握臺灣社會脈絡的深度觀光機會（圖4），同時也為博物館詮釋在地文化時加入多元視角，例如：韓國的導覽員林智仁可分享韓國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歷史遺跡有何不同的處理方式；美國導覽員 Marina 能在《藍地黃虎旗》上看到與美國星條旗相似的、對抗殖民的歷史痕跡；日本學員黑川（圖5）則認識到遠超過中學歷史課本的日本殖民史介紹篇幅，而更能掌握向日本觀眾導覽的主軸；西班牙導覽員梵雅戈特別關注性別議題，導覽中藉由臺博館本館旁的「黃氏節孝坊」討論臺灣不同時期女性存在的社會待遇；且臺灣威權時期的黑歷史與世界各地近代史皆有相似之處，提出比較可協助觀眾認識不同國際社會在轉型正義上各自付出的努力。上述內容皆非臺灣館員所能自行發想，在此計畫的培訓下，讓多元文化背景的導覽員不僅只是照稿唸，而是同時於導覽內容中融入多元觀點，可讓導覽內容更加貼近廣大觀眾需求與當代社會脈絡。

另一個使「外語導覽員培訓計畫」導覽內容相當「有機」的原因在於語言的轉換。舉例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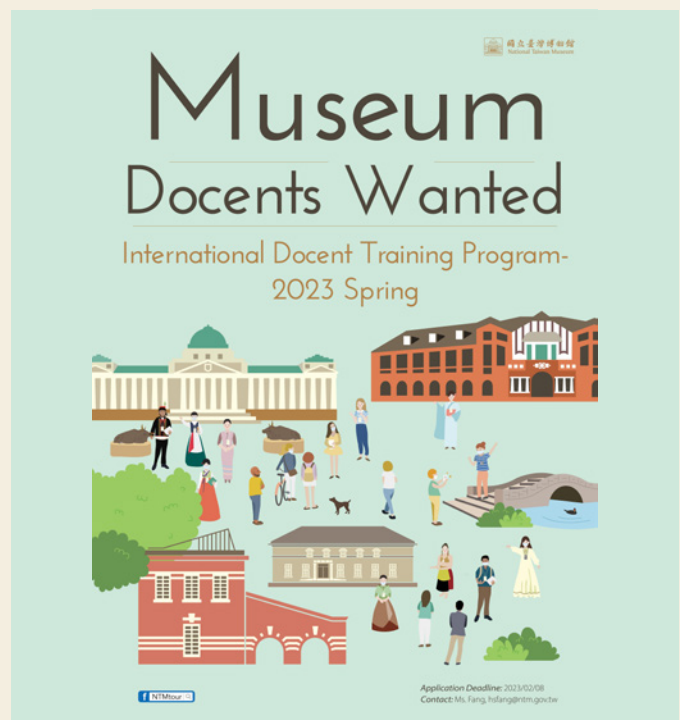


圖2 國立臺灣博物館「外語導覽員培訓計畫 (International Docent Training Program)」招募海報



圖3 義大利籍外語導覽志工白夢璇



圖4 美國籍外語導覽志工夏意軒正在進行「Blast to the Past: Walking Tour of Old Taipei」（讓歷史復活：臺北城散步導覽）」

經驗上在同一單位時間內，華語導覽可以表達的內容比英語多很多，以華語進行兩個小時的散步導覽，如完全轉換成英語則可能耗時四小時，因此必須依國際觀眾容易有共鳴的主題揀選導覽內容；另一方面，將臺灣觀眾可以接受的內容全部分享給國際旅客，不見得理想，因為兩者對於臺灣的基本認識差異太大。資深導覽員梵雅戈在協助培訓新學員時（圖6），便強調某些資訊的簡化，例如，對於歐美觀眾來說東亞地區的人名很難記，因此介紹歷史人物時應該盡量以其職稱或其身份取代人名，並且盡量避免使用在地人才熟悉的簡稱或俗稱。其他語言轉化細節其實多與展覽文字的翻譯工作雷同，重點在對於譯出語言的目標客群設定，或甚至，重點在於館方或轉譯者有沒有意識到閱讀英文展版的觀眾。



圖5 日本籍外語導覽志工黑川



圖6 西班牙籍外語導覽志工梵雅戈擔任導覽培訓課程講師

讓博物館成為多聲道空間

為了分享執行「外語導覽員培訓計畫 (International Docent Training Program)」與處理上述展覽文字轉譯的經驗，並彙整出適合博物館執行跨文化溝通時可參考的業務模式，以提供國內博物館從業人員與青年人才進行國際交流的資源，2022 年臺博館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合作「『博物館多聲道』首都博物城祭」計畫（以下簡稱「博物館多聲道」，如圖7），此計畫同時在疫情下創造友善大眾的學習資源，相關課程與論壇皆於線上開放一般大眾參與或閱覽。這樣的計畫資源對博物館來說不僅是業務預算緊縮下的及時雨，也是實踐多元包容的重要契機。筆者書寫的當下，計畫仍在進行中，但已讓參加學員與博物館所從業人員看見「多聲道」的跨文化轉譯和溝通為觀眾與博物館帶來的啟發。

發想自上述外語導覽培訓計畫與展覽內容翻譯轉化的經驗，「博物館多聲道」邀請長期合作的口譯員兼筆譯師——施彥如講授「展覽英語翻譯與跨文化轉譯技巧」（圖8），講者分享自身展示翻譯的工作經驗，同時簡要彙整市面上翻譯教學書籍所列幾大翻譯技巧，幾個教學重點包含：翻譯需要依循下文脈絡即「語境 (context)」、翻譯過程需譯者想像目標觀眾的文化差異、專業的譯者需替業主留意原文中可能造成爭議（例如比較文化優劣）的內容、工作流程中安排母語譯者進行審校能使語氣更自然。此線上系列工作坊讓許多同為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學員們，得到許多新收穫，尤其對於展覽文字翻譯工作有了更服務導向、以閱聽眾為主體的領悟。

另外，受臺博館先前籌備多元族群內容的策展經驗啟發，「博物館多聲道」也邀請排灣族農食文

化講師——目尼·杜達利茂分享「日常生活的解殖」(圖9)，目尼早年隨社會潮流成為都市原民第二代，成年後急於尋求身份認同，如個人穿搭方面一定要包含民族誌上排灣族古人的穿搭元素，同時對於自家已遠離傳統領域的部落充滿鐵皮屋，感到不滿。但隨著他於研究所時期進入其他原住民族田野，與泰雅族農家相處、至新北市溪洲部落授課，受民國五、六十年遷徙至都市的原民第一代所啟發，開始與對自身文化無知而自卑的自己和解，重新思考怎麼用原住民的身體能力在生活中延續自我族群的文化精神，並藉由農食教育實踐新的排灣族生活。這幫助觀眾反思大眾對於原民文化的認識是否落入刻板印象？過分強調原民知識帶來的益處，卻忽略

原民社群當代生活是否能與傳統知識連結；是否又造成殖民者視角的壓迫？

「博物館多聲道」的活動高潮之一為「多聲道座談：母語創作的轉化與議題融入」，邀請3位不同背景的知名音樂人進行與談(圖10)，包含花蓮阿美族港口部落音樂創作人Anu阿努、新竹四縣客語音樂藝術家劉榮昌，以及南投縣賽德克族德路固群音樂創作歌手Yoku Walis(幽谷·瓦歷斯)。雖然3位音樂人都致力於族語與母語創作和文化傳承，但三者創作脈絡相當不同。Anu阿努從小在原鄉生活而族語流利，音樂養成來自部落的「古典音樂」，即祭儀場合的古謠吟唱，音樂創作來自部落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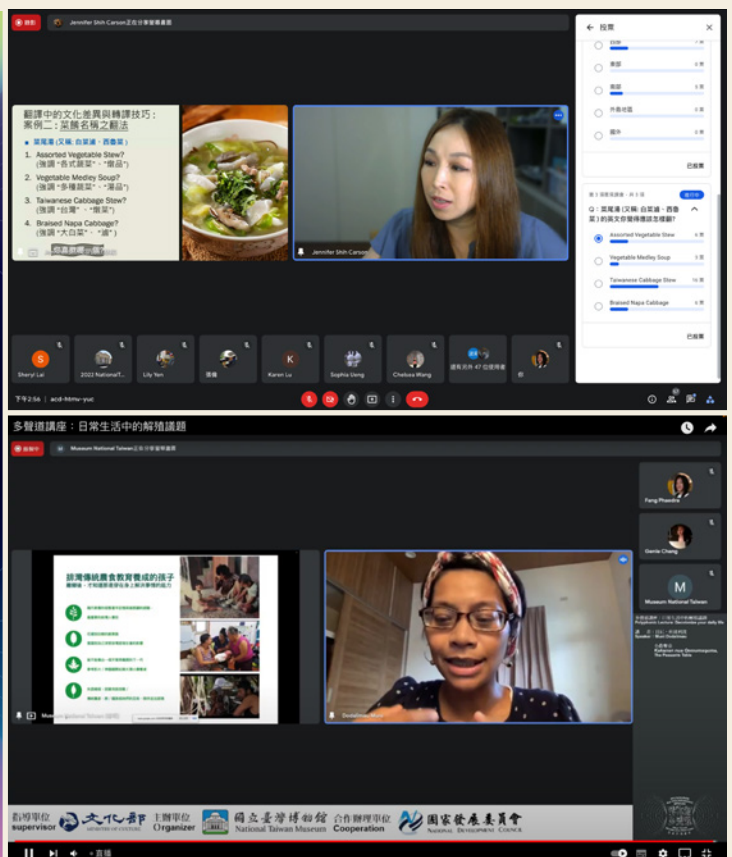


圖7 「『博物館多聲道』首都博物城祭」十月份實體活動海報

圖8 知名口譯與筆譯師施彥如講授「展覽英語翻譯與跨文化轉譯技巧」工作坊

圖9 排灣族農食文化講師目尼·杜達利茂講授「日常生活的解殖」講座

視覺與聽覺刺激內化後的身體抒發；劉榮昌成年後返鄉至客家聚落，有鑒於年輕世代已不在於生活中使用客語，而以音樂創作和古謠推廣讓兒童對學習母語產生興趣；屬於年輕世代的Yoku則是為了與外婆溝通而致力學習族語，而音樂創作則成為他學習族語和賽德克族文化的動力。這場座談讓許多觀眾認識不同自己印象中的原民音樂（例如古調吟誦風格），講者提到的「過日子」也正好呼應了「日常生活的解殖」講座——文化是從生活中長出來的，不論是多元語言的發展，抑或是大眾的跨文化理解，皆須依賴書本外的真實生活情境。



圖 10 「多聲道座談：母語創作的轉化與議題融入」邀請 3 位不同背景的知名音樂人來與談

從實務倫理和博物館與人類生活的連結 想像未來的博物館定義

由上述案例可見，在博物館場域實踐多元包容、促進多樣性的背後，需要博物館在內容產製階段尊重不同的文化主體性，從展示與推廣活動中讓觀眾認識個人或地方的獨特歷史與環境；在創造國際觀眾友善環境時，需先尊重異文化差異，並基於服務的態度積極與觀眾對話。無論使用幾種不同語言、含納幾種不同文化種族背景的講者或展示內容，博物館使用多元文化內容背後的倫理應是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去強調不同文化主體性所面臨的挑戰，並做為媒介，幫助失根的族群或世代重新找回自我認同，也幫助致力於文化復振與環境保護的社群持續紮根，以促進地方永續發展和跨文化交流（圖 11）。如同 2022 年 ICOM 布拉格大會「永續

發展－博物館與韌性（Sustainability: Museums and Resilience）」專題論壇與談人、來自肯亞的保育學家 Mordecai Ogada 博士對博物館的期許：「我們需要博物館發揮力量讓人們從殖民者視角中清醒，我們希望博物館能開放給不同的族群在這個空間說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甚至舉行日常禮俗儀式，讓博物館裡所保存的是活的文化」。

除了上述文化保存議題，近年即便是環境永續議題的討論，博物館的焦點頻頻回到人的主體性上，尤其以社會永續（social sustainability）作為討論關鍵字，這可說是呼應到自然史博物館社群近年重視的「人類世（Anthropocene）」¹概念，也就是

¹ 使人類世一詞受全世矚目的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Paul J. Crutzen 於 2000 年一場墨西哥的研討會，為了強調地球環境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便提出人類世的概念。不過其他學門早已提出該詞，例如 1980 年代各領域科學家研究發表人類活動成為一種地質營力。人類作為自然因子的概念被廣為接受後，人類世起始的時間成為各領域研究者合作討論的話題，以地質學來說人類世研究關注的地質標記包含核彈試爆釋放的放射性物質、海洋塑膠微粒與工業燃燒餘灰。而在人類世的規範性討論中牽涉到價值判斷，因此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者也加入討論，博物館界也利用人類世作為文化的概念，以倡議環境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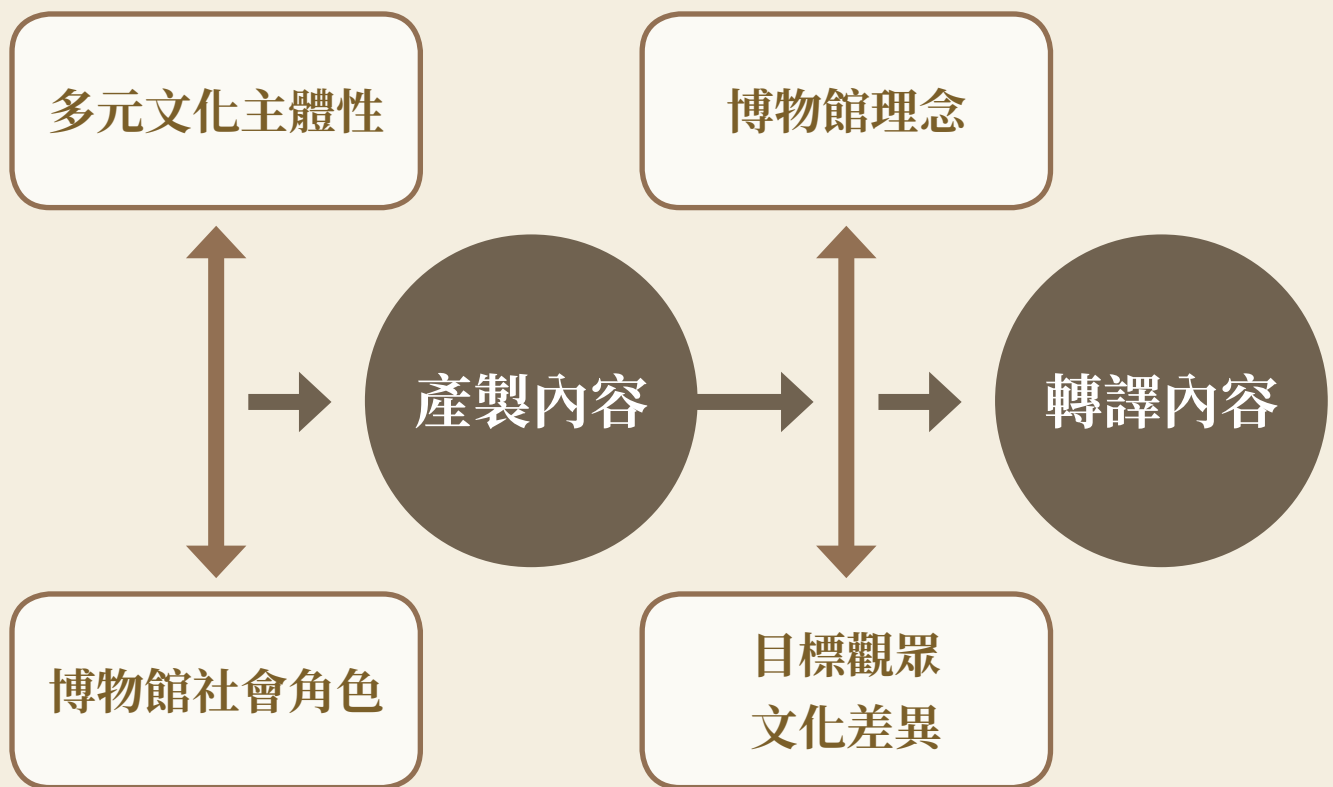


圖 11 博物館跨文化詮釋推廣流程示意圖

人類的社會、文化、政治都是生態系的一部份：若要促進環境永續，則需從人類之間的關係和人類與環境的關係著手。但要更具體地促進社會與環境的永續發展，博物館是否能突破傳統和睦的風格，轉而強調衝突與爭議？若要更實質地促進包容性、近用性、多樣性，博物館裡的多元聲音是用來點綴空

間，還是用來詮釋博物館本身？2019 年新定義草案雖然最終沒有獲得表決，但啟發了包含筆者在內的許多博物館從業人員，在實踐現行新定義的過程中，持續思考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的博物館新定義。

延伸閱讀資料

- 臺博館 YouTube 「博物館多聲道」計畫相關影片。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VmC0OLp_BmuywD2vyj2yLtsKaFNnHM7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22). ICOM approves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https://icom.museum/en/news/icom approves-a-new-museum-definition/
- 林玟伶 (2022 年 10 月 21 日)。博物館新定義結果出爐：走向未來的起點。http://www.cam.org.tw/2022-news22/
- Seymour, T. (2022). What is a museum? ICOM finally decides on a new definition. https://hyperallergic.com/513858/icom-museum-definition/
- Mitchell, B. (2022). ICOM approves new museum definition for first time in 50 years. https://bloolooop.com/museum/news/icom-new-museum-definition/